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丹鉛總錄卷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中書臣王濱

膳錄監生臣許溶

欽定四庫全書

丹鉛總錄卷十三

明 楊慎 撰

訂訛類

越絕越紐

越絕後篇隱語云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又曰厥姓有口
承之以天乃袁與吳也論衡按書篇云臨淮袁太伯袁
文術會稽吳君高豈即其人乎又曰君高之越紐錄疑
越紐即越絕也絕與紐字相近

譬況

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況當求於意外如尚書云
說築傳巖之野築之為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築之稱求
其說而不得遂謂傳說起於板築雖孟子亦誤矣伊尹
負鼎以干湯謂尹有鼎鼎之才也猶書曰迓衡云耳橫
議者遂謂伊尹為庖人若然則衡秤也尹曰迓衡其亦
舞秤權之市魁乎子貢多學而識之故孔子曰賜不受
命而貨殖焉莊子便謂子貢乘大馬中紺表素之衣太

史公立貨殖傳便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猗頓耳聖
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說載子貢
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其文震耀其辭辨利
人皆信之雖朱文公亦惑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考而知
其妄考左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
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其事始白若如
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蘇秦耳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
求思韓嬰曲為之說曰孔子南行至楚之阿谷見女子

有佩瑱而浣者使子貢挑之不得如韓嬰之言則孔子
乃一馬融而子貢不如盧植遠矣又論語為命裨諶草
創之左氏遂謂裨諶謀於野則獲蓋因草之一字誣之
也孔父正色而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妻美而艷蓋因
色之一字誣之也例此以往則國語謂驪姬蝎譖申生
必將如吉甫之掇蜂禮所云諸侯漁色於下即小說家
謂西施因網得之類矣乎姑發此以論知者

倚旒

楚辭紛旖旒乎都房王逸注引詩曰旖旒其華今詩作
旖儺司馬相如賦又旖旒以招搖揚雄賦旌旒郅偁之
旖旒王褒洞簫賦形旖旒以順吹其用字皆自詩楚辭
來當依詩音作旖儺特古今字形有異耳今以旖儺為
平音旖旒作仄誤矣

萬歲夜

姚寬戰國策注博引諸書以證之用心亦至矣然猶有
遺也楚策楚王遊雲夢謂安陵君曰樂矣今日之遊寡

人千秋萬歲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下數行曰千秋萬
歲夜願以身試黃泉蓐蟪蛄夜如左傳注窀穸厚夜之夜
最見人臣不敢斥言之意今本改夜作後不見古人立
言之妙矣

湘潭雲盡暮烟出

劉涇巨濟收許渾手書詩湘潭雲盡暮烟出今本烟作
山細思之烟字為勝

子見南子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子矢之辭亦甚昭矣而後世王符
劉子玄猶有異說雖朱子謂矢為誓否謂不合理不由
道亦淺之乎觀聖賢矣孔鮒云古者大享夫人與焉於
時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享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
矣欒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也猶文王之居羗里也天
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合二說而觀之則
矢者直告之非誓也否音否塞之否古者仕於其國則
見其小君子路意以孔子既不仕衛矣而又見其小君

是求仕不說者不說夫子之仕非不說夫子之見也子直告之曰予道之不行其否屈乃天棄絕也天之所棄豈南子所能興而吾道賴之行哉見之者不過答其禮耳如此則聖賢之心始白而王符之徒亦無所吠其聲矣

微子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亡弟恒讀史至此謂予曰微子有四手兄知之乎予曰

書傳未聞乃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既面縛而又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言之皆必無之事肉袒面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誑莊王受許男之降借名於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又究而言之抱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

王臣蹇蹇

易王臣蹇蹇沈存中云王五也臣二也蹇蹇者五蹇而二亦蹇是王臣蹇蹇也此說甚異

五行間色

五行之理有相生者有相克者相生為正色相克為間色正色青赤黃白黑也間色綠紅碧紫流黃也木色青故青者東方也木生火其色赤故赤者南方也火生土其色黃故黃者中央也土生金其色白故白者西方也金生水其色黑故黑者北方也此五行之正色也甲巳

合而為綠則綠者青黃之雜以木克土故也乙庚合而為碧則碧者青白之雜以金克木故也丙辛合而為紅則紅者赤白之雜以火克金故也丁壬合而為紫則紫者赤黑之雜以水克火故也戊癸合而為流黃則流黃者黃黑之雜以水克土故也此五行之間色也流黃一作駟黃又漢人經注間色作姦色禮記間聲作姦聲

優孟

滑稽傳優孟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

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為壽王大驚以為叔敖復生欲以為相劉子玄譏之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非由倣效俾有遷革又况叔敖之歿時日已久豈有一見無疑而遽欲加以寵榮復其祿位者哉予按此傳以滑稽名乃優孟自為寓言云欲復以為相亦優孟自言如今人下淨發科打諢之類豈可真以為王欲復相之事乎

貌字音墨

莊子人貌而天史記郭解贊人貌榮名唐楊妃傳命工
貌妃於別殿皆作入聲讀杜詩畫工如山貌不同又曾
貌先帝照夜白又屢貌尋常行路人梅聖俞詩妙娥貌
玉輕邯鄲自注音墨

月中嫦娥

月中嫦娥其說始於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占
月而誤也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也見於呂
氏春秋春秋左傳有常儀靡即常儀氏之後也後訛為

嫦娥以儀娥音同耳周禮注儀娥二字古皆音俄易小象以失其義叶信如何也詩以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太玄以各遵其儀叶不偏不頗史記徐廣注音儀船作俄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則嫦娥為常儀之誤無疑矣每以語人或猶未信予曰小說載杭州有杜拾遺廟有村學老題為杜十姨遂作女像以配劉伶人皆知笑之不知常儀之為嫦娥即拾遺之為十姨也

君主妻河

史記年表秦始以君主妻河君主秦君之女其曰君主
猶後世公主也妻河沉之河水如河伯娶妻故事蓋戎
俗也呂東萊作大事記不達君主之義改主為生又改
生作甥失之遠矣是以君子無貴鑿也

史記差訛

史記近無善本屢經翻刻愈益差訛蓋苦為不知者妄
改耳如韓信傳此特匹夫之勇耳也耳下元有也字須
溪批云此耳也字異司馬相如傳文君已失身於司馬

長卿故倦遊須溪云已失身於司馬為一句長卿故倦
遊為一句今俗士不得其讀於長卿下又添長卿二字
失古人之意矣然俗士以帖括講簾之耳目而欲窺雄
深雅健之心胷無怪其然獨可為一二好古之士道耳
古書不可妄改

古書不可妄改聊舉二端如曹子建名都篇膾鯉膾胎
蝦寒鼈炙熊膳此舊本也五臣妄改作魚鼈蓋魚鼈膾
鯉毛詩舊句淺識者孰不以為寒字誤而從魚字邪不

思寒與魚字形相遠音呼又別何得誤至於此文選李
善注云今之時餉謂之寒蓋韓國饌用此法鹽鐵論羊
淹鷄寒崔駰傳亦有鷄寒曹植文寒鷄蒸麋劉熙釋名
韓鷄為正古字寒與韓通也王維老將行恥令越甲鳴
吾君此舊本也近刻本為不知者改作吳軍蓋越甲吳
軍似是連對不思前韻已有詔書五道出將軍五言古
詩有用重韻未聞七言有重韻也維豈謬至此邪按劉
向說苑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曰昔者王田於囿左

轂鳴軍左請死之曰吾見其鳴吾君也今越甲至其鳴
君豈左轂之下哉正其事也見其事與字之所出始知
改者之妄

李泰伯不喜孟子

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嘗不喜孟
也何以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內始論引仁政必自經界
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瞽叟殺人舜竊
負而逃富國策引楊氏為我墨氏兼愛潛書引萬取千

焉千取百焉廣潛書引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損欲論引
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本仁論引以至仁
伐不仁遙平集序以子思孟軻並稱送嚴介序稱章子
得罪於父出妻屏子而孟子禮貌之常語引孟子儉於
百里之制又詳說之由是言之泰伯蓋深於孟子者也
古詩示兒云退當事奇偉夙駕追雄軻則尊之亦至矣
今之淺學舍經史子集而勦小說以為無根之游談故
詳辯之

長頸高結

韓文石鼎聯句序長頸高結喉中作楚語結字斷句結音髻義亦同西漢書髻皆作結文公正用此今多作結喉誤矣且中作楚語成何文理

黔首

祭義曰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內經曰黔首共飲食莫知之也李斯刻石頌秦德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於秦記謂秦名民曰黔首朱子註孟子亦曰周言黎

民秦言黔首蓋因太史公之語也然祭義內經之書實
先秦世黔首之稱古矣恐有不因秦也不然則二書所
稱亦後世勦入之說為可疑耳

古詩後人妄改

古人詩句不知其用意用事妄改一字便不佳孟蜀牛
嶠楊柳枝詞吳王宮裏色偏深一簇烟條萬縷金不忿
錢唐蘇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按古樂府小小歌有云
妾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牛

詩用此意詠柳而貶松唐人所謂尊題格也後人改松下作枝下語意索然矣

焚書起於韓非

秦焚書坑儒起於李斯乎斯之先固有為此說於秦者矣韓非是也非之言曰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譎諛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又妄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又曰羣臣為學門子好辯可亡也又言舍法律而言先王者上任之以國主以是過予

而臣以此徒取矣此與斯所言是古非今若合符節作
俑者乃韓非匪斯也凡為異說者一則駭再則習始則
疑終則行矣宋儒有過求者乃謂斯之學出於荀卿焚
坑之禍卿有以啓之卿嘗入秦見應侯譏秦之無士矣
舍非而罪卿所謂洗垢而索瘢者耶

羿射日落九烏

古傳言羿射日落九烏烏最難射一日落九烏言射之
捷也而後世不得其說者遂以為射九日矣流俗謬說

而傳怪文士循名而騁奇異哉

趙李

阮籍詠懷詩西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
顏延年以為趙飛燕李夫人劉會孟謂安知非實
有此人不必求其誰何也不詳詩意咸陽
趙李謂游俠近幸之儔漢書谷永傳小臣
趙李從微賤尊寵成帝常與微行者籍用
趙李字正出此若如顏延年說趙飛燕李
夫人豈可言經過如劉會孟言當時實有
此人唐王維詩亦有日夜經過

趙李家豈唐時亦實有此人乎乃知讀書不詳考深思
雖如延年之博學會孟之精鑒亦不免失之況下此者
耶

盜竽

老子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竽
韓非解云竽也者五聲之長也竽唱則衆樂皆和太姒
唱則小盜和故曰盜竽今本誤作盜夸與竽字相近而
誤也

淵明讀書

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士之見後世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盛行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如秦近君之訓堯典曰稽古者比比皆是後進彌以馳逐漫羨而無所歸陶心知厭之故超然真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刺史檀韶聘講禮城北加以讎校所住公廨近於馬肆淵明示以詩云

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以勤蓋
不屑之也觀其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曰詩書敦
夙好又云游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
其著聖賢羣輔錄三孝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之云書傳
所載故老所傳盡於此矣豈世之鹵莽不到心者耶予
嘗言人不可不學但不可為講師溺訓詁見淵明傳語
深有契耳

菴字義

今人別號菴字印章往往不同緣說文本無菴字庵彌俗也予嘗考之菴字古書所用者蜀都賦八方菴藹王克論衡桃李梅杏菴丘蔽野皆取菴覆之義至三國及晉始有菴幔菴閭之語與今人所用菴字義同菴字不可謂不古也但篆籀以說文為宗說文不載之字用於印章似為未安又按古篆有作菴者又止借弇者石鼓文作菴其字從穴穴亦人居也近見溫陵古寺一冊有元人止菴印章菴字作盦詳玉篇皿部有盦烏含切覆

蓋也考古圖有伯菱饋盦盦器名而借為菴舍字恐舍形似器亦猶漢闕之觚稜其形亦本酒器也未知是否以俟知者

西施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知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

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真然猶恐牧之
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
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嗟曰此事正與墨子
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起筆之過也蓋吳既滅即沈西施
於江浮沈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
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
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
為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以墮後人於疑網也既又

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誣千載又何幸遇予而雪之亦一快哉

呂梁碑

羅泌云嘗見漢劉耽所書呂梁碑字為小篆而訛泐者過半其可讀者僅六十言碑中序虞舜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叟瞽叟產舜質之史記蓋同而不言出自黃帝此可以洗二女同姓尊卑為婚之疑矣又他碑所載后稷生台璽台璽

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窋不窋下傳季歷猶十有七世而太史公作周紀拘於國語十有五王之說乃合二人為一人又刪縮數人以合十五之數不知國語之說十五王皆指其賢而有聞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太史公亦迂哉

汲冢文誣

汲冢璣語其文極古然多誣而不信如謂舜囚堯太甲殺伊尹又謂伊尹與桀妃妹喜交其誣若此小人造言

不起自戰國之世伊尹在相位日被其黜僂者為之也然則何以知之曰其文不類戰國

部色

教坊家有部有色部有部頭色有色長元周伯清訛呼部頭為務頭可笑也部如法部胡部之類色如雜劇色感策部舞旋色參軍色之類諸以雜劇色為首雜劇用四人或五人末泥色主張引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諢又或添一人裝孤老其吹曲破斷送者謂之把

色見宋氏灌園古杭夢遊錄

均即韻

唐書樂志古無韻字均即韻也五帝之學曰成均均亦音韻書曰命汝典樂教胄子論語曰成於樂是成均之說也周人立大學兼五帝及二代之名東學為東序西學為瞽宗北學為上庠南學為成均宜學言語者處之成均則均之為韻義益明矣潘安仁笙賦音均不恒曲無定制注均古韻字鶚冠子五音不同均然其可喜一

也唐書李綱傳引周禮均工樂胥不得列於士伍

偃曝

孟浩然詩草堂時偃曝蘭楫日周旋偃曝謂偃卧曝背
也用文選王僧達寒榮共偃曝之句今刻孟詩不知其
出處改作掩瀑可笑而謬者猶曰詩刻必去注釋從容
咀嚼真味自長此近日強作解事小兒之通弊也蓋頤
中有物乃可言咀嚼而出真味若空腹作雷鳴而強為
夏齒之狀但垂饑涎耳真味何由嗜哉

罨畫

畫家有罨畫雜彩色畫也宜興有罨畫溪然其字當用
罨罨乃魚網非其訓也張泌詩罨岸春濤打船尾謂魚
網遮岸也此用字最得字義

左思蜀都賦罨
翡翠釣鯉魴

辨妾字從辛非古篆

邵文莊云妾之於禮久矣有媵而妾者有卜而妾者卜
而妾者聞命而趨不待六禮故謂之奔傳曰疲於奔命
蓋言速也奔者非必淫淫而奔者謂之淫奔是故女之

嫁者有二道焉有聘而嫁者有奔而嫁者慎按天文有織女主貴女須女主賤女貴女則嫡也賤女則諸侯之副宮九媵大夫之側室三歸也禮之所謂買妾奔則為妾皆不備禮之謂也先王制禮豈不欲六禮皆備而後歸哉禮不下庶人勢也故仲春奔者不禁恐失時也荒年殺禮多婚欲繁育也許氏說文妾字從辛女之有罪者為人妾漢緹縈上書願沒為官婢以贖父罪此蓋秦法周之盛也決不然也周禮有女奚之條亦劉歆附會

文姦以欺王莽者殆不可信王莽末年令天下奴婢贖還為良朱子綱目亦善之豈有周公制法不如王莽乎妾字從辛蓋亦秦篆非古篆也

𧈧𧈧

相如上林賦郁郁菲菲衆香發越𧈧𧈧布寫醢醢馥馥司馬彪曰𧈧過也芬芳之過若𧈧之布寫也說文𧈧知聲蟲也爾雅圓貉蟲𧈧郭璞云蛹蟲廣雅土蛹也毛晃曰古𧈧字作向晉大夫羊舌𧈧字叔向左傳釋文香兩

切取盼向布寫之義又揚雄羽獵賦蠻習如神李善曰
蠻習疾也蠻與響同習與忽同又甘泉賦薶咲盼以棍
批則盼蠻蓋古語也○響之一字古只作鄉漢書天文
志鄉之應聲是也又作嚮易繫其受命也如嚮荀子應
之如影嚮莊子砉然嚮然是也左傳作向揚雄賦作薶
漢隸作響又作響又作響凡此等類韻書亦豈能盡載
也

廠字音義

歆許金切與歆同音爾雅歆興也周禮笙師職云大喪
歆其樂器鄭注興也又司服大喪供其歆衣服司裘大
喪歆裘司干大喪歆舞器司樂大喪歆樂器鄭注皆解
為興蓋襲用爾雅之誤成周聖世豈有大喪用笙樂舞
器之理乎按此歆義蓋謂陳而不作耳唐崔祐甫獨孤
及墓銘歆衣楚挽徘徊墓田李華權文公墓銘歆隧納
書禮優職襄宋景文真宗輓歌云歆翥浮晨旭邊簫咽
暝霞周平園皇祐哀書云桂輪隱曜椒掖歆儀皆得其

解矣○考工記善防者水淫之鄭氏注讀淫作歛謂水
淤泥土而留著之則助之為厚也唐書滄州無埭渠久
歛塞薛大鼎浚之此歛塞字義本鄭氏考工記注併附
於此

李密陳情表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偽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於孝而
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偽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
偽朝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修詩若將文字論心

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類乎近日趙弘道作令伯祠記辨偽朝字惜未見此

出師表缺句

孔明出師表今世所傳皆本三國志按文選所載先帝之靈下若無興德之言六字他本皆無於義有缺當以文選為正

辨刻刊字

說文刊削也又剗也揚子雲方言序懸諸日月不刊之

書謂不可削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宗鄭玄而削王弼其
序曰刊輔嗣之野文輔康成之逸象是也至宋人轉失
其義乃以為刻木印書之義如王氏揮麈錄所云郡府
多刊文籍且易以刊為刻訛矣刻鏤木也從晉書虞溥
傳當作剡從陶隱居茅山碑當作契從丁度集韻又作
鏤皆鏤木印板之義刊為俗字不可從也

九宮七色

與九卷
九宮同

九宮七色之說出於乾鑿度云伏羲時龍馬出河戴九

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其中謂之九宮其色則一六八為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今天統厯中每月列於下方謂之飛九宮

明駝使

木蘭辭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今本或改明作鳴非也駝卧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走千里故曰明駝唐制驛置有明駝使非邊塞軍機不得擅發楊妃私發明駝使賜安祿山荔枝見小說

鍾葵鍾馗終葵

俗傳鍾馗起於唐明皇之夢非也蓋唐人戲作鍾馗傳
虛構其事如毛穎陶泓之類耳北史堯暄本名鍾葵字
辟邪後世畫鍾葵於門謂之辟邪由此傳會也宋宗慤
妹名鍾葵後世畫工作鍾馗嫁妹圖由此傳會也但葵
馗二字異耳又曰終葵菜名周禮考工記大圭終葵首
註終葵椎也疏齊人謂椎為終葵禮記玉藻天子搢珽註
挺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於杼上

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恒直顏之推曰北齊有一士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嘗出境聘東萊王韓問曰玉珽杼上終葵首當作何形乃答曰珽頭曲圓勢如葵葉耳韓乃忍笑

篋箒即蒞勒

韻書四豪箒字下注云篋箒竹名而不詳其說按異物志南方思牢國產竹可礪指甲竹譜云可挫爪是也崔鷄詩曰時一出輕芒皚皚落微雪又李商隱射魚曲曰

思牢弩箭磨青石，綉額蠻渠三虎力。是知亦可作箭令，東廣新州有此種，製成琴樣為礪甲之具，用之頗久，則微滑，當以酸漿漬之，過信宿，則濕復，初字又作澁，勒東坡詩，倦看澁勒暗蠻村。

麥含金

梁鴻傳載鴻詩二首，麥含含兮，方秀刻本皆如此，藝文類聚引之作麥含金，為是金與含相似而衍為二字也，此當表出之。

以蠱測海

東方朔客難云以管窺天以蠱測海張晏注曰蠱瓠瓢也然蠱字從蟲若與瓢義不協又按揚子方言云蠱瓠瓢也字從爪從蟲劉向九歎云胞蠱蠱於篋簾今閩廣之地以蠱魚殼為瓢江淮之間或用螺之大者為瓢是以蠱殼代爪匏用也故蠱字之取義兼之暇日與蔣西畧談及此漫筆之

蕭暉與脩翬字義

衛覬華山碑神樂其靜脩翬無形注脩翬與蕭暉通飛騰迅速之音也言神人異處逼近則不敬黃庭經姤女窈窕翳霄暉字雖異其義一也

木匠揅舛字

近峯聞略說木工揅舛字引伊川語錄云杓鑿者揅舛也揅舛圓則圓揅舛方則方又引文龔如室新構而去其鑿契注鑿契龔也又引金史張中字制小舟不假膠漆而首尾相鉤帶謂之鼓子舛余按揅舛字當作龔牡

箕字出考工記及文選注而漢書五行志所謂門牡者義取牝牡蓋枘者刻木端以入鑿有牡之象鑿者空其竅以受枘有牝之象箕牡二字蓋亦古矣揖卯字蓋亦後人撰借爾

枘鑿

枘字從木從內考工記注調其鑿枘而合之宋玉九辨圓枘而方鑿兮吾固知其鉏鋸而難入今舉子程文襲用枘鑿不相入彼此相效莫知其非也夫枘鑿本相入之

物惟方枘圓鑿則不相入今去方圓字而曰枘鑿不相入字義之不通文義大謬矣甚者寫枘字作柄字尤可笑也

泊薄同字

老子道德經薄作泊王充論衡酒之泊厚同一麴蘖人之善惡同一元氣又曰人生於陰陽有渥有泊玉生於石有純有駁泊薄同一字也

苴有十四音

苴七閭切麻也子閭切苴杖也又子旅切履中薦也又

布交切天苴地名在益州見史記注

又天沮與巴同

又子邪切

菜壤也一曰獵場又似嗟切苴咩城在雲南又鉏加切

詩傳曰木中傳草也水草曰苴字一作蒼又作泐今作

渣非又都賈切土苴不精細也又側不切糞草也又側

魚切說文曰酢菜也

酢古醋字

又莊俱切姓也漢有苴氏又

則吾切茅藉祭也又將預切糟魄也又子余切苞苴囊

貨也

顛冬

山海經小徑之山有草名藺赤莖白華如顛冬也顛冬

天門冬也

查字考

說文查浮木也今作槎非槎音詫邪斫也國語山不槎
藥是也今世混用莫知其非略證數條於此王子年拾
遺記堯時巨查浮西海上十二年一周天名貫月查一
曰挂星查道藏歌詩扶桑不為查王勃詩澁路擁崩查

又送行序云夜查之客猶對仙家坐菊之賓尚臨清賞
駱賓王有浮查詩劉道友有浮查硯賦水經注臨海江
邊有查浦字並作查至唐人猶然任希古詩泛查分寫
漢孟浩然詩試垂竹竿釣果得查頭鰕又云土風無縞
紵鄉味有查頭又云橋崩卧查擁路險垂藤接皆用正
字不從俗體此公匪惟詩律妙字學亦超矣杜工部詩
查上覓張騫又滄海有靈查惟七言絕空愛槎頭縮項
鰕七言律奉使虛隨八月槎古體近體不應用字頗殊

蓋七言絕與律乃俗夫競玩遂肆筆妄改古體則視為冷局俗目不擊幸存舊文耳

蘭蘭字

古文嬾與懶同見後漢書嬾亦借作妍媸之妍論衡云形佳骨蘭皮媚色稱又骨體蘭麗皆妍之借也蘭乃嬾省東蘭又省女古人用字意勝於法例如此

山音說

文選吐燄生風欽野歎山日月為之搖震震音真山所臻

切字一作岫

古人避諱

古人避諱改字自有意義司馬遷父名談史記諱趙談為趙同以古音談亦音同也急就章以談叶桑是其證也明帝諱莊改莊助為嚴助莊子陵為嚴子陵以莊與嚴古同音殷武詩叶音是其證也宣帝諱荀改荀卿為孫卿亦然

五子之歌

左傳引書五子之歌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今失其行今
丈作厥道按古文衍從行中人又音道石鼓文我水既
靜我衍即平五子歌以衍叶方綱當從平音道路之行
如景行字作衍人之雁行足行當作貯見龜策傳

頤音陽

釋名東北隅為宦宦養也東北陽氣始生布生物也易
頤者養也頤亦音陽

撻打同字

書曰撻以記之撻音入聲又轉入上聲俗用打為撻非
打字從手從丁當音丁歷切見歐陽公集古錄云打字
以音義言之當為丁歷切不知何以轉為莫迴切蓋打
字從丁為聲與鼎同音又轉為入聲與鎬同其義皆訓
擊也義與撻同故俗借用之是知虞書撻字轉為打韻
書音鼎歐公音鎬俗語打坐打睡作撻上聲於音和
同為透字母也古俗皆通

穀穀

孟子吾不忍其觫言牛將就屠而體縮恐懼也觫本
古文斛字見周禮其字從穀省穀而角之是斛也穀字
義兼聲角字聲無義合為斛字乃正字非借也穀鼎食
也俗作餼牛之恐懼字當作穀餼餼從豕尾懼之貌餼
從角角懼之貌漢隸又作𦵏𦵏寒戰病也借作牛之
懼貌義亦互通

吳吳

吳音華大口也字從口從大與吳不同後漢戴就傳欽

斧注引張揖纂文音華其字從金從吳也若詩不吳不
教吳音娛張子厚理窟云云當音吳今多音華非吳自
吳吳自吳何得混邪

青雲

史記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
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
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
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為

青雲謬矣試引數條以證之高方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績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十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雲覩白日不為遠矣梁孔稚圭隱居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遊之圭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鈞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又袁孝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獵客

張兔置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王勃文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卽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旨若窮而常有覬覦富貴之心則鄙夫而已矣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精鑿醍醐

儒書以精鑿喻學精鑿皆言米也穀一石得米六斗為糲一石五斗為粳得四斗為鑿得三斗為精精之字從

米為義從青為聲古文作品象三米之形尤見意義佛
書以醍醐之教喻於佛性從乳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
也

丹鉛總錄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丹鉛總錄卷十四

明 楊慎 撰

訂訛類

北曲

南史蔡仲熊曰五音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東南土氣偏
訛故不能感動木石斯誠公言也近世北曲雖皆鄭衛之
音然猶古者總章北里之韻梨園教坊之調是可證也近
日多尚海鹽南曲士夫稟心房之精從婉孌之習者風靡

如一甚者北土亦移而耽之更數十百年北曲亦失傳矣

書劄甲劄

書簡謂之劄釋名劄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郭知玄集韻序銀鈎乍閱盪櫛行披是也又甲亦曰劄養由基射穿七劄杜預射不穿劄王幼學云劄甲劄也編之如櫛齒相比書劄甲劄雖異用皆似櫛齒相比故以為况耳

空有四音

空字有四音平聲音枯公切說文竅也天曰太空紗名

方空從平聲上聲音孔考工記函人眡其鑽空舜紀穿
為匿空旁出莊子罍空之在天澤注小穴也張騫傳樓
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柳子厚祭張舟文空道北出式遏
蠻陬大宛傳曰張騫鑿空皆音作上聲去聲音控詩不
宜空我師論語其庶乎屢空揚子酒誥之篇俄空焉唐
詩潭影空人心又曰天空霜無影皆音去聲入聲音窟
古者穴地穿崖而居謂之土空司空官名居四民時地
利也故曰司空周禮注司空主國空地以居民空地即

窟地也天上星有土司空亦映地之土穴詩曰陶復陶穴又曰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室即土空也冬時萬物閉藏故司空之官屬冬

湖陰曲題誤

王敦屯于湖帝至于湖陰察營壘而去此晉紀本文于湖今之歷陽也帝至于湖為一句陰察營壘為一句溫庭筠作湖陰曲誤以陰字屬上句也張耒作于湖曲以正之

碣

碣韻會以為硯字非也元次山文怪石臨淵碣碣石顛
自注碣綺競切音義近瑩非硯也

何與呵通

賈誼過秦論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注誰何問之也
漢書有誰何卒如淳曰何謂何官也按他注解誰與譙
同與高帝紀譙讓與之譙同何與呵同譙讓之也何呵
斥之也何官如今之盤詰守關者

跗萼華不敷五字同文

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不花足也易曰震為萼萼華
蒂也通作敷鄒潤甫遊仙詩紫芝列紅敷丹泉激陽瀆
字書作跗古詩紅萼青跗定滿枝字又作萼莊子折楊
皇萼通作華易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壯夫夫與華為韻
可證也

晁公武讀書志多誤

晁公武讀書志載人名地里多誤如云李太白為山東

人不知樂史所序謂太白攜妓遊山慕謝安之風自稱
東山李白杜工部因有汝與東山李白好之句而俗士
不知倒之為山東也太白之生則在蜀本其胄則在隴
西與山東風馬牛不相及也又以張唐英與張君房合
為一人尤可笑張君房太宗時人唐英乃商英之兄字
次功蜀之新津人何得為一人乎其疏略如此

先其祔命

漢書律歷志劉歆條奏引書曰先其祔命師古曰逸書

也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祿古算字近俗本改祿作算而俗士不知算命之義又顛倒其字作先算其命成何語言似星士招牌矣可笑也又可惡也凡古書有古字不可輕改若依古作祿則人雖罕識而識之者必博古士也未必妄改作先算其命也他如斛若畫一通鑑改斛作較不知斛勘斗斛也較車耳也其義殊遠左親戚去墳墓通鑑改左作離運籌帷帳通鑑改帳作幄陳平雖美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冠玉下去

一耳字便失其指皆是為拙工廢繩墨聊舉一二其餘更僕窮紙不能數也

牛繼馬

晉書云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為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其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今通鑑省其文云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牛金可謂枉著一死又負穢名殊可笑也又按唐元行沖元魏之後著魏

典三十卷引魏明帝時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像
舊史元帝本出牛氏誣辭也魏道武帝名犍繼受命此
其應也

文選嘈嘖字

文選陸機文賦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嘖而妖冶注引埤
蒼曰嘈哢聲兒哢與嘖及嘖同才曷切今本哢誤作啐
嘖作嘖余得古本始正其誤

李陽冰

李陽冰字少溫見於宣和書譜吾子行乃云陽冰即李潮之字亦猶晁公武以張唐英為張君房也唐英字次功新津人張商英之兄仁宗明道中狀元見黃東發古今紀要選舉考誤作唐卿亦當正之

鄭玄解經有不通處

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鄭玄曰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稱祖矣孝經云宗祀文王是文王稱宗王肅駁之曰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

之義旨也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也審如鄭言則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宗者尊也王肅之言可證鄭玄之謬而宗者尊也四字有根據慎按宗與尊古字通用左傳召伯宗公羊作召伯尊古帝尊盧氏亦作宗盧氏可以為證鄭氏之誤正坐以宗為祖宗之宗而不思宗尊通用之字也朱子答楊元範書曰字書音韻是經中第一事先儒多不留意然不知於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亂說牽補而卒

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其此類之謂乎○崔靈恩因鄭氏之說遂傳會之曰文王稱祖亦稱宗武王稱宗亦稱祖祖宗通言爾嗚呼信如其說昭穆可易位父祖可倒置解經如此朱子所謂亂說害事豈不信哉

太白遊歷出處

余嘗怪杜少陵有年譜而太白出處略不著見因刊定李詩遂就其集中遊歷及小說諸家著其梗概今書於此○太白生於蜀之昌明縣青蓮鄉昌明今之彰明也

讀書於縣南之匡山杜子美贈詩所謂匡山讀書處頭
白好歸來指此山今以為匡廬非也太白非九江人何

得言歸來乎

此見晏公類要

又鄭谷送人入蜀詩雪下丈君沽酒市雲藏李白讀書
山益可證杜注之誤少以才名為採訪使蘇許公所知
疏薦於朝曰趙蕤術數李白文章徵召並不就開元初
自蜀入京賀知章以謫仙呼之未久還蜀見鄉人司馬
相如誇楚七澤遂下荆門娶于許氏因久寓巴陵洞庭

之間故其詩有云郢門一為別巴月三成弦可證也再入長安客遊山東其詩有云顧余不及仕學劒來山東是也在山東與元丹丘輩營石門幽居攜家與居焉其送杜子美於石門訪范山人於蒼耳林皆此際事未幾又入長安應制賦詩忤貴妃乃賦秦樓月以寓戀闕意乃遊江南池州會稽而留家於魯其詩有云我家寄東魯誰種龜陰田又送人之魯云我家寄在沙丘傍三年不歸空斷腸是也遂欲卜居池州之藍岑又未幾去之

廬山遭永王璘亂永王敗繫潯陽謫夜郎遇赦歸復至
池州蓋公平生遊歷所卜居曰荆門曰石門曰嵩陽而
心獨樂於秋浦舊遊可考也故既返初服遂就息焉將
有終焉之志而首丘之懷不忘故其懷趙徵君蕤詩云
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夕夢子雲宅然
竟不果其願也竟終於采石病革猶以詩草託友人捉
月之說蓋流俗嚮言云唐殷文珪高蟾皆有過李白墓
詩既有墓葬流俗之傳不可誣先賢與子美耒陽之誣

同

憊字音

班固典引勤憊旅力注憊思也如深切今轉音作去聲

寺人即侍人

文選宦者傳論寺人掌女宮之戒寺音侍於義始叶古文多省

白鎔

儲光義京口題崇上人山亭詩叫叫海鴻聲軒軒江燕

翼寄言清淨者閭閻徒白鋹按子書鋹畢裴切缶別名其音與翼韻不叶或是菩字菩唐韻音蒲北反草也言閭閻民窮惟白草而已

孟浪之言

孟字當音夢分韻當與夢同而今乃與漾同韻非也余前錄已引淮南子正月之孟陽氣始動為證以辨其非近觀莊子孟浪之言古本作孟字從亡從皿音莫浪切則孟與孟本二字不可混為一也孟浪之孟當在漾部

而孟仲之孟自在送韻何疑焉

古人不厭複字

左傳十年尚猶有臭正義云猶則尚之義重言之耳書云弗遑暇食遑即暇也漢書尚猶頗有存者

公孫龍子

史記載公孫龍為孔子弟子其論曰馬非馬亦自附於仲尼謂楚人亡弓之說且云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悖可謂曲說矣其他篇有云青驪

乎白而白不勝也白足之勝矣而不勝是木賊金也木賊金者碧碧則非正舉矣其意以白比君道青比臣道驪者色之雜也青驪於白謂權臣擅命而雜君道也金本制木而木賊金猶君本制臣而臣掩君也其說與易所謂玄黃論語惡紫奪朱同而頗費解說又曰黃其馬也其與類乎碧其鷄也其與暴乎解云黃中正之色馬國用之材故曰與類碧不正之色鷄不材之禽故曰與暴其說類孟子白馬白人之例然其淫放頗僻去孔孟

何啻千里

廣文選

近閱廣文選阮嗣宗碑乃東平太守嵇叔良撰而妄改
良作夜不知叔夜之死先於阮也中山王文本賦乃以
文為中山王名而題作木賦宋玉微詠賦乃誤王為玉
而題云微詠賦下書宋玉之名不知王微乃南宋人史
具有姓名而疏繆如此殊誤觀者

夏侯湛樂毅論

夏侯湛作樂毅論以為毅近王者之師而王通亦取其
說過矣齊人伐燕不能置君而去之故燕畔及燕人伐
齊亦不能置君而去之故齊畔昔以燕伐燕今以齊伐
齊何王師之有

佞倖

古昆陵志有漢司農劉夫人碑文許劭所製存者僅百
十字中有佞倖二字不知何音義又酒官牌有𠂔字亦
不知識書以詢知者

滇字三音

滇字有三音漢書西南滇池音顛豫州滇陽音真其後訛為慎陽也杜預傳滇淤之田畝收數鐘此滇字又音填塞之填

五音解

宋白曰合口通音謂之宮其音雄雄洪洪然開口吐聲謂之商其音鏘鏘倉倉然張牙湧唇謂之角其音喔喔確確然齒合唇開謂之徵其音倚倚巖巖然齒開唇聚

謂之羽其音詡詡吁然

夾俠古字通

吳大帝築東興堤左右結山俠築兩城注今柵江口有兩山濡須山在和州界七寶山在無為州界兩山對峙中有石梁俠讀作夾古者俠夾二字通用漢隸華山亭碑文有云吏卒俠路晉宋書有俠轂隊皆以俠為夾

潔灑二字與濕同

許氏說文濕水名音榻即禹貢之潔水孟子所謂淪濟

漯也班史地理志右北平俊靡縣漯水南至無終東入
戾水經注戾水與鮑丘水合俊靡魏書道武帝如馬邑
觀漯水注即紫河也出雁門陰館縣漯頭山一曰治水
師古曰漯力迫切丁度集韻漯灑濕三字同注曰水出
雁門合而證之則古名濕水音榻今名漯水音累二音
皆通

甄陣

晉書周訪擊杜曾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楊

正衡曰甄音堅戰陣有左拒右拒拒方陣也有左甄右甄甄左右翼也左右拒見於周鄭繻葛之戰左右甄之義見於楚穆王孟諸之田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杜預注將獵張兩甄蓋晉以左右翼為左右甄預取當時之言以釋左右孟也然左傳他篇有中甄前茅則甄之義亦古矣

淫聲

論語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地曰淫水雨過於

節曰淫雨聲濫於樂曰淫聲一也鄭聲淫者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後世失之解鄭風皆為淫詩謬矣樂記曰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狄與逖同逖成言樂之一終甚長淫泆之意也逖成者若古之曼聲後世之花字今俗所謂勞病腔之類耳

考工記善坊者水淫左傳
星在歲紀而淫於玄枵

義與永通

古字義與永同韓詩江之永矣作江之義矣博古圖永

實用享作義寶用享

古歲字作遂

古遂字即歲時之歲今文歲字從步從戌年至戌而終
乃秦人以十月為歲首故制字從步戌前此未也宋姚
孝寧已辨之予觀史記注引陸賈楚漢春秋云三老董
公八十二遂封為成侯遂即歲也陸賈著書不用秦篆
而用古文亦卓士哉崔希裕略古篇古歲字作𠂔未詳
其義然亦可證步戌之為秦制而非古矣

鄂字從卩

文選笛賦不占成節鄂注鄂直也從邑者乃地名也非此所施也據此則節鄂連綿字皆從卩而今刻本皆誤從卩

笨字義

笨字音奔去聲粗率也晉書豫章太守史疇肥大時人目為笨伯宋書王微傳亦有麤笨之語今俗諺亦然朱子語錄云諸葛亮只是笨不是此字乃書作盆而音發

之噫諸葛豈笨者邪字尚不能識而欲譏評諸葛乎

甄字音

甄徹字見獨登進士時林攄為樞密當唱名讀為堅音上以為真音攄辯不遜遂坐貶後見姓譜云舜子商均封虞周封陳楚烈王時有陳通奔周周以舜居陶甄之職命為甄氏按說文甄陶也從瓦璽居延反吳書孫堅入洛屯軍城南甄宮井上旦有五色氣人入井探得傳國璽以甄與已名音叶以為受命之符則三國以前未

有音為之人切者矣孫權即位尊堅為帝江左諸儒為吳諱故改音真說文顛踰闕以真為聲煙咽以甄為聲馴紉以川為聲詵以先為聲此皆先真韻中互以為聲也其後秦為苻堅諱隋為楊堅諱皆暫避其音耳嘉祐中王陶作甄氏墓銘云甄以耳陶氏出於陳避吳苻隋時以為甄南北溷訛姓音莫分本之於古乃識其真

佗字兩音

孟子尹公之佗漢書趙佗項羽傳項佗過秦論帶佗後

漢華它五人名並音徒何切讀為駝左傳賈佗北宮佗
陽它毛詩陳它五人名又音拖

古文七作𣎵

方言吳有𣎵娥之臺東哲賦朝享五鼎之奉夕宿𣎵娥
之房𣎵即七字也書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而古文作夾
始史記作來始夾與來皆𣎵字之誤太玄七政亦作𣎵
褚遂良書枯樹賦七亦作𣎵

斗音主

史記黃帝合萬靈於明堂正義引緯書黃帝明堂名曰
神斗黃帝含紐樞之府也斗者主也土精澄靜四神之
主也周禮設斗共其釁鬯注斗音主釁音徽禮喪大記
沃水用斗注斗一作料甘氏星經帝張四維運之以斗
月徙一辰復返其所漢書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以灌以
溉長我禾黍

柔杼二字之分

說文柔杼也今之椽斗莊子狙公賦柔謂分椽實與衆

狙也杼機杼也二字皆從木為義從子為聲但疊之則為柔並之則為杼亦猶旱旰棗棘之分也莊子作茅從草亦得

齊子豈弟

詩齊子豈弟與傍章遊遨發夕之義太相遠初讀疑之後觀鄭箋豈弟作闔圍闔之訓開也圍之訓明也開明之義與發夕為對又司馬相如封禪文昆蟲闔澤汪文穎曰闔澤皆樂也闔音愜澤音驛闔澤之訓樂又與遊

遨為對鄭玄文穎二說雖殊而字義則近之矣今文作
豈弟恐非淫亂之人何豈弟之有

席箕

李賀塞上詩天遠席箕愁劉會孟注席箕如箕踞坐予
按秦韜玉塞上曲云席箕風緊馬蹏豪此豈箕踞義乎
席箕恐是塞上地名書之以俟知者

悠字單用

詩悠悠蒼天注眇邈無期貌後人押韻罕有單用者惟

莊子有荒唐謬悠後漢書任重道悠張平子東京賦建辰旒之太常紛飀悠以容裔佛經道性天悠可以單押

嗔目待明經

宋人諺云焚香禮進士嗔目待明經見東萊文集其徒諱之改嗔目作徹幙非也

姑息

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以姑息注姑且也息休也其義殊晦按尸子云紂棄耄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

也息小兒也其義始明白合表出之

町疇

詩町疇鹿場毛萇云鹿跡也說文曰町疇禽獸所踐處
漢儒解經如此可笑蓋因町疇下有鹿場字遂以鹿跡
獸踐附會之鹿跡獸踐可以解鹿場而不可以解町疇
也原詩人之意謂征夫久不歸家町疇之地踐為鹿場
非謂町疇即鹿場也且說文以町疇字載於田部曰凡
田之屬皆從田若町疇果為獸踐則非田之屬也考之

他訓左傳町原防井衍沃千寶注平川廣澤可井者則井之原阜堤防不可井者則町之町小頃也張平子西京賦徧町成篁注町謂畎畝王充論衡町町如荊軻之廬石鼓文原隰既垣疆理疇疇毛伯敦銘予既疇商莊子舜舉於童土之地其疏云童土疇也皆說田野並無鹿跡之說如豳風以綢繆牖戶形容鳥巢遂以綢繆為鳥巢可乎

蠱治通用

易治容誨淫太平廣記引之作蠱容誨姪左傳女惑男
曰蠱國語蠱女縱欲張平子西京賦妖蠱艷夫夏姬美
聲暢於虞氏南都賦侍者蠱媚巾幘鮮明五臣注作冶
媚馬融廣成頌古冶字作蠱字可證傳毅舞賦貌嫵妙
以妖艷兮紅顏瞻其楊華注妖蠱淑艷也或省作蟲人
姓也漢高帝功臣有蟲達古蠱子之後見姓氏英賢錄

朱子論吳才老叶韻

吳才老詩經叶韻下民有嚴協下怠皇云避漢明帝諱

朱子云避諱之說却無道理嚴字當叶作昂此間鄉音嚴作戶剛切愚按嚴字避漢諱改莊史有明證莊君平改嚴君平莊子陵改嚴子陵是也其說本不誤不可以閩音證之且三代之世閩未入版圖作詩之人安得取閩音而入商頌乎

歛乃

說文歛乃訾也集韻作唉或從口或從欠如嘯之作歛歎之作嘆字雖殊義一也史項羽紀亞父拔劍擊玉斗

而破之曰唉揚子法言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歟注歟
絕語歎聲楚辭歟秋冬之緒風楚辭用之於句首揚子
用之於句終蓋噫嘻嗚呼之類也朱子辨證云歟乃棹
船相應聲元結有歟乃曲柳宗元詩歟乃一聲山水綠
注歟乃一本作襍霽按歟音霽乃音襍近日倒讀之誤
矣項氏家說云劉蛻文集有湖中霽迺歌劉言史瀟湘
詩有閒歌暖迺深峽裏霽迺也暖迺也歟乃也皆一事
但用字異爾歟本音哀亦轉作上聲後人因柳集中有

注字云一本作襖靄遂欲音欸為襖音乃為靄不知彼
注自謂別本作襖靄非謂欸乃當音襖靄也靄迺欸乃
不妨兩本並行何必比而同之乎慎按欸乃歌聲本無
定字劉蛻劉言史詩流惟寫方言元結柳宗元通儒略
依字義喚者應聲如噫嘻之類乃者曳詞之難如詞賦
中若乃乃若之例此雖字音之微而襖靄當作靄襖自
朱子始正世俗倒讀之誤靄迺自靄迺自欸乃自項
平菴始正前人混淆之失古人文理密察如此後學其可以

鹵莽觀之乎

施舍

施舍二字左傳國語周禮凡屢見焉而解各有異今總攝而論之左傳晉悼公即位施舍已責注施恩惠舍勞役也魏絳請施舍注同上楚平王施舍寬民注施恩惠舍逋負叔向言齊桓公施舍不倦注施恩舍逋士會構楚旅有施舍左傳凡五見國語鑄無射篇云布憲施舍于百姓注施恩舍罪與左傳註意合惟單襄公過陳不

禮云縣無施舍所以施舍賓客負任之處此舍字如出
舍于郊之舍不音捨也與左傳旅有施舍正相對又云
聖人之施舍也注施予也舍不予也此與前後訓注不
同亦不合本文意未知是否又齊語云施舍分寬注施
德也舍舍禁也楚語云明施舍以道之忠恕注施已所
欲原心舍過謂之忠恕周禮凡征役之施舍注施當為
弛

徵字音證

論語曰足則吾能徵之矣徵當音證左傳不徵辭注徵音證言語相違而不明證其辭與尚書明徵保定音義同莊子九徵至而不肖人得矣唐貞觀中有唐九證其名取莊子九徵說而字作證可以定其音矣

輕音磬

左傳輕字多作去聲讀試略舉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又曰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又曰吳王勇而輕又云左師展將以昭公乘馬而歸注乘馬輕歸

輕去聲即今諺所謂輕身單馬也又曰吳輕而遠不久歸矣又曰夷德輕不忍久也又曰將為輕車千乘注皆音磬孟子曰輕身以先於匹夫此尤明白可證之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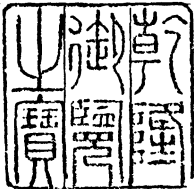
饗殮

周禮注小禮曰殮大禮曰饗又曰殮客始至之禮饗即將幣之禮今之通訓曰朝饗夕殮殮如今驛舍下馬飯饗如今下馬宴客至必夕夕食未盛故曰夕殮享宴必以早為敬而享宴必盛故曰朝饗然殮字從夕食今作

殮訛矣

七十而耤

說文引孟子七十而耤周禮以歲時合耦于耤以治稼
穡鄭司農曰耤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趙明誠金石
錄街彈碑跋云街彈室今之申明亭也耤音助



丹鉛總錄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予部
丹鉛總錄卷十五至
七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濱

膳錄監生臣湯安泰

欽定四庫全書

丹鉛總錄卷十五

明 楊慎 撰

字學類

八分不始于秦

水經注載晉世河決胡公石槨上有八分書考其時蓋周也故知八分不始于秦矣又考莊子云丁子有尾李頤注云謂右行曲波為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皆有曲波亦是尾也審如李說八分不始于秦又一證也

英光堂帖

余觀岳珂英光堂帖有米元章臨智永真草千文與今本大不同乃知古人臨帖不論形似也珂跋其後云摹臨兩法本不同摹帖如梓人作室梁櫨榱桷雖具準繩而締創既成氣象自有工拙臨帖如雙鵠並翔青天浮雲浩蕩萬里各隨所至而息寶晉蓋進乎此者也又為之贊曰永之法妍以婉章之體峭以健馬牛其風神合志通彼妍我峭惟妙惟肖故曰袒裼不浼夜戶不啓善

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皆名言也特表出之

法帖用古字

羲之諸帖多用古字古山嶺之嶺但作領漢書梅嶺隄領是也蘭亭帖崇山峻嶺實述用之唐褚遂良加山作嶺贅矣又書岷嶺作汶嶺初月帖淡悶干嘔淡古淡液之淡干古干濕之干今以淡作痰干作乾非也

刻石難精

字書于碑碣比之簡牘已難得刻手精尤為難古刻之

存于今者岫嶠山禹碑是夏時刻工所成石鼓為周刻
夏承碑雅州高孝廉碑夾江縣酒官碑新都縣王稚子
石闕皆漢刻然皆篆籀八分筆畫齊勻無牽綰折搭不
見其難且工晉獻之保母帖自書上軌晉工刻之宋潛
溪評以為勝蘭亭蓋刻工之妍也唐顏魯公書碑令家
僮刻之恐俗工失其筆意至李北海手自刻之者數碑
碑中書黃仙鶴刻或云伏靈芝刻或云元省已刻皆公
自刻而詭撰此名也元趙子昂書得茅紹之刻手精毫

髮不失紹之在江南以此技致富晚有會稽李樟者出自云勝紹之紹之試令刻之於字下一磔一運而就紹之乃服絕藝信亦自有人哉

虞娛同

易憂虞之象也虞與憂對蓋言樂也孟子驩虞如也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匡衡傳未有游虞弋射之宴字又作豫易曰豫樂也孟子一游一豫揚雄傳反五帝之虞注虞與豫同或借作譽左氏傳季氏有嘉樹韓宣子

譽之服虔注譽豫同游其下也

使者曰信

越絕糧告糴于吳使素忠為信晉武帝災報帖永云故
遣信還南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古者謂使者曰信
真誥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荊州信
去倚待陶隱居帖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反虞永興帖云
事以信人口具凡言信者皆謂使者也今之流俗遂以
遣書餽物為信故謂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謬矣

王右軍十七帖有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謂昔嘗得其來書而信人竟不取回書耳而世俗遂誤讀往得其書信為一句遂不取答為一句誤矣古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墜井一去無消息包佶詩去札頻逢信迴帆早挂空此二詩尤可證

士會當作土會

左傳晉有士會士當作為土土為古杜字如詩言桑土而以陶唐氏豕韋氏御龍氏為土氏之宅後為唐杜氏

漢儒欲左傳之行乃推漢為陶唐氏之後於土會復晉之下增六字云其處者為劉氏蓋土會本於唐杜氏而劉氏又本於土會也若作士女之士上與唐杜下與劉氏何干涉哉

卦字解

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於壁也蓋懸物之杙也諸儒皆用其說無有他解予以為非杙則可卦於壁易卦豈可卦於壁乎卦者圭也古者造律制量六十四黍為一

圭則六十四象總名為卦可也應劭曰圭者自然之形
陰陽之始卦者亦自然之形陰陽之象其為字也從卜
為義從圭為聲亦兼義也古文圭亦音卦今掛字從手
為義從圭為聲則圭即音卦可證矣

卦古文圭字又
古字象交窻形

寧馨

馨字晉人以為語助辭王衍傳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
世說劉真長語桓溫曰使君如馨地寧或鬪戰求勝王
導與何次道語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王朝之雪中詣

王螭持其臂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劉
惔譏殷浩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合此觀之其為
語辭了然唐劉禹錫詩幾人雄猛得寧馨得晉人語意
矣

六尚

周禮司會注計官之長若今尚書陸德明音常今之官
名亦然但尚書音常則尚衣尚食尚方皆宜同此音其
義同也今皆音上不知何以分別如是

王鍇藏書

前蜀王氏朝偽相王鍇字鱣祥家藏書數千卷一一皆
親札并寫藏經每趨朝於白藤擔子內寫書書法尤謹
至後蜀孟昶又立石經於成都宋世書傳蜀本最善以
此五代僭偽諸君惟吳蜀二主有文學然李昇不過作
小詞工畫竹而已孟昶乃表章五經纂集本草有功於
經學矣今之戒石銘亦昶之所作又作書林韻會元儒
黃公紹韻會舉要實祖之然博洽不及也故以舉要為

名余及見之於京師惜未暇抄也

季札墓

孔子題季札墓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君字今誤讀
為季非也其字作蜀形其義與季不合也按篆書郡字
有從此為偏傍者可證為君字無疑

文字

王嬰古今通論

見意林

云倉頡造書形立謂之文聲具謂

之字許叔重云獨體為字合體為文李登云物相雜故

曰文文相滋故曰字

轉注

唐王叡炙轂子云滑稽者轉注之器也若漏卮之類以
比人言語捷給應對不窮也余按古六書轉注亦取應
物不窮之義

雯

字詒雯雲文成章也中州集王子可詠石淙詩石裂雯
華漬月秋元劉文靖登龍興寺閣詩雯華寶樹忽當眼

三墳書月雲素雯

悖出悖入

並辭競譖者是易口而自毀也交氣力爭者是貸手而
自毀也故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
而出

劉表善書

董北苑云劉景升為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
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景升即劉表也表初在黨人中

俊尉顧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藝文志有劉表集今雖不可見觀三國志注載其與袁尚兄弟書其筆力豈減崔蔡耶則翰札之工又其餘事耳

皇象書帖語

皇象曰欲見草漫漫落落宜得精毫薨筆委曲宛轉不叛散者紙當得滑密不沾汚者墨又須多膠紺黝者如逸豫之餘手調適而心佳娛正可以小展

薨古軟字善書者始能用

軟筆也

輕字義

輕韻會云牽正切疾也引左傳輕而不整又輕則寡謀
注不持重也唐書淮西賊將陳光治勇而輕好自出戰
又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注展
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乘如字騎馬也輕遣政反左師
展欲與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漢書發輕騎夜追
之又度幕輕留反輕車將軍皆音磬今俗語謂單身曰
輕身亦本孟子輕身以先于匹夫之語云

漢書敘傳景
十三王承文

之慶魯恭館
室江都詠輕

楊誠齋跋法帖

誠齋跋韶州蘇黃帖云蘇黃皆落南而嶺南無二公帖
似魯人不識麟惟韶有之耿光異氣上燭南斗下貫碧
海矣又跋米元章帖云萬里學書最晚雖徧參諸方然
袖手一瓣香五十年來未拈出今得此帖乃知李密未
見秦王耳

草書心經

草書心經乃唐駙馬鄭萬鈞所書張說有序見唐文粹
今陝西碑林有此石刻或以為右軍書非也

元朝詔書

元朝頒詔書每用羊皮寫之謂之羊皮聖旨其字用蒙古
古書漢人亦多習之張孟浩詩云鴻濛再剖一天地書
契復見科斗文張光弼輦下曲云和寧沙中僕遼筆史
臣以代鉛槧事百司譯寫高昌書龍蛇復見古文字蓋
蒙古之書其體勢與篆隸相彷彿故以科斗龍蛇稱之

非徒為頌美其上之辭也

草書百韻歌

草書百韻歌乃宋人編成以示初學者託名于羲之近
有一庸中書取以刻石而一鉅公序之信以為然有自
京師來滇持以問余曰此羲之草韻也余戲之曰字莫
高於羲之自作草書百韻歌奇矣又如詩莫高於杜子
美子美有詩學大成經書出於孔子孔子有四書講套
若求得二書與此為三絕矣其人愕然曰孔子豈有四

書活套乎余曰孔子既無四書活套義之豈有草書百韻乎其人始悟信乎偽物易售信貨難市也諺云若無此輩餓殺此輩

荆公字說

王荆公好解字說而不本說文妄自杜撰劉貢父曰易之觀卦即是老鶴詩之小雅即是老鴉荆公不覺欣然久乃悟其戲又問東坡鴉字何以從九東坡曰鴉鴉在桑其子七兮連娘帶爺恰是九箇又字言波者水之皮

坡公笑曰然則滑是水之骨也

轉經

唐詩服玩僧收為轉經今人謂寫字為轉經非也西方之俗凡薦亡以木規圓為二輪象一用梵篆牝書一用梵篆牡書牝書自內而外牡書自外而內牝輪在下牡輪在上以機而圓轉之所謂三藐母馱也余過雅州見西僧說如此其文亦有與中國同者如國字從口從大作囙者牡文也作囙者牝文也

蠲字音義

說文蠲馬蠲也從虫引明堂月令腐草為蠲明也洗也
潔也除也尚書圖厥政不蠲烝馬音圭詩吉蠲為饗左
傳蠲其明德古有涓圭二音東坡醉翁操琅然清蠲誰
彈党懷英題黃彌守吳江新霽圖詩修娥新粧翠連娟
下拂塵鏡窺明蠲又題採蓮圖紅粧秋水照明蠲又轉
音績唐太宗詩水搖文蠲動浪轉錦花浮唐世有蠲紙
一名衍波牋蓋紙文如水文也

慮歎變熱姚佚啟態八字真人矢口成文褚氏解云慮則預度未來歎則咨嗟既往變則輕躁而務作為熱則畏懼而不敢動姚則悅失以自肥佚則般樂而忘返啟則情開而受物態則驕矜而長傲

壬

壬担也字一作任孟子治任將歸又負戴注云負任在背戴任在首曾子曰任重而道遠詩曰我任我輦淮南子曰任動而車鳴所謂任者皆指担也

殷子周姬

殷之德陽德也故以男書子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女書姬

英雄

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羣者為雄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於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名也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其事不立是故英以

其聰謀始以其明見機待雄之膽行之雄以其力服衆
以其勇排難待英之智成之張良英也韓信雄也體分
不同以多為目皆偏王之才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為
相雄可以為將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
項羽是也然英之分多於雄而英不可少也英分少則
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明能合變而不能聽竒采
異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英分多
故羣雄服之英才歸之兩得其用故能宅有天下故雄

能得雄不能得英

兕虎自成羣也

英能得英不能得雄

鸞鳳自相親也

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雄能役英雄故能成

大業也

劉邵之邵從卩不從卩

劉邵字孔才宋庠曰邵從卩說文高也故字孔才揚子
周公之才之邵是也三國志作劭或作邵從邑皆非
不叶孔字之義從卩為邵方叶

鍾張二王書法不同

王僧虔云變古製今惟右軍領軍爾不爾至今猶法鍾張書斷云王獻之變右軍行書號曰破體書由此觀之世稱鍾王不知王之書法已非鍾矣又稱二王不知獻之書法已非右軍矣譬之王降而為霸聖傳而為賢必能暗中摸索辨此書字始有進耳

影書

六朝人尚字學摹臨特盛其曰廓填者即今之雙鉤曰影書者如今之響搨南史云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

逼好殆當不減北史趙文深少學楷隸雅有鍾王之則
周明帝令至江陵影覆寺碑是也又傍書釋文亦曰影
唐太宗集右軍帖令褚遂良帖旁黃影之

謁字義有二

謁字義有二說文謁白也袁盎傳上謁注若今通名也
士相見禮聞名於將命者故將命之人謂之謁者古以
通名為謁至漢猶然晉人謂之門牋唐人謂之投刺今
人謂之拜帖史記酈生踵軍門上謁案劍叱使者使者

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入報漢徐穉傳弔喪醖酒畢留
謁則去注謁刺也此謁字於歇切又音葉訪也請見也
汲黯傳中二千石拜謁禮記能典謁矣皆從此音今呼
二音多與義不相叶

點與玷通

點與玷同古詩多用之束皙補亡詩鮮侔晨葩莫之點
辱左思唐林兄弟贊二唐潔已乃點乃汚陸厥答內兄
希叔詩既叨金馬署復點銅駝門杜子美詩幾回青瑣

點朝班正承諸賢用字例也

宋樓鑰表游點
從班叨塵宥府

黽音蔑

抱朴子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
泥高第良將怯如黽泥音涅後漢書引論語涅而不緇
作泥而不滓可證也黽音蔑爾雅注引黽勉從事或作
蟲沒又作密勿可證也泥音涅則黽當音蔑黽或音密
則泥當音匿古音例無定也晉書作怯如雞蓋不得其
音而改之

瑟居

梁武帝詩瑟居超七淨瑟與索同蕭索字一作蕭瑟則索居亦得作瑟居也蓋瑟索皆借用字正字作械

票姚

漢書霍去病為票姚校尉師古注票姚勁疾貌票頻妙反姚羊召切荀悅漢紀作票鷁音義益明票與鷁同鷁鷁皆勁疾鳥也杜子美律詩作平音

伍員之員音運

陸龜蒙詩賴得伍員騷思少夫差剛免似荆懷宋人小說云以龜蒙之博學而誤呼伍員之名豈趣韻邪慎按員之音運本無前訓惟唐員半千傳云半千本宋劉凝之十世孫初凝之因齊受禪奔元魏自比伍員故改姓員唐世謠云令公四俊苗李崔員以後證先知伍員之員音運也如巢縣之巢音勑朴胡之朴音浮濡水之濡奴官反票姚之姚音同鷄古賢相傳自有此一種音韻今不悉見耳

須臾

儀禮聘禮速賓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
須臾焉注須臾言不敢久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故
少頃之間皆稱須臾須待也左傳寡君須臾是也臾字
從申從乙乙屈也如今人請客云恭俟屈降之義今之
所云俟屈古之所云須臾也解字必宜如此方暢本原

坡詩

東坡春事闌刪芳草歇或疑歇字似趣韻非也唐劉瑤

詩瑤草歌芳心耿耿傳奇女郎王真詩燕折鶯離芳草
歌皆有出處一字不苟如此

凸凹

凸凹二字說文不載而見于蒼頡篇蓋象形之真陰陽
之義其為科斗古文無疑予前錄已著之近考周禮注
珪琮之璩凸曰珣鄭玄與許慎同世可獨信許而疑鄭
乎凸凹二字音或不同凸者音垤凹者音坳又音窪地
理書凸音突凹音窟皆通古字最少例得借音轉注耳

又詩鶴鳴于垤詁云垤者古凸字

咎姓

晉書有咎堅今襄陽多此姓按說文無此字也蕭何封于鄼其地在襄陽之光化縣其後因以為姓而鄼訛為

咎鄼省作贊
替訛為咎

說文無凹字

凹四高而中下也凡凹之屬皆從凹凹象器凹受物之形凹古文曲字象半凹之形凹女洽切物可覆壓者從

反凹𠂔古文匚字從側𠂔𠂔他刀切古器名今曰韜韜也𠂔受玉器也即韜韜之韜今文作匱凸物四下而中高也與埴同釋文引詩鶴鳴于凸周禮圭之凸曰琿○說文無凹部止有𠂔部凹為母而𠂔為子說文以子為母今人遂不識凹凸字今為補之

八分書𠂔字

蜀夾江縣有酒官碑令狐世弼所書字畫有漢魏法其
中有云南由市入為閤北抵湖出𠂔為閤中之館𠂔字

不知何音義錄於此以俟博洽者問之

唐韻久即亦字

張禹山戲語

張禹山晚年好縱筆作草書不師法帖而殊自珍詫嘗自書一紙寄余且戲書其後曰野花艷目不必牡丹村酒酣人何須蟻綠太白詩云越女濯素足行人解金裝漸近自然何必金蓮玉弓乎亦可謂善謔矣

古字異構

平秩馬融本作革秩豪飫左傳注作犒飫蕭茅書注作

菑茅蔓菁周禮注作蔓菁

柳與櫛同

周禮考工記有柳氏雕氏注柳莊密切釋文引左傳使婢子執巾櫛注櫛柳是一也櫛梳也廣雅曰梳櫛也詩其比如櫛史大禹櫛風沐雨則柳之來古矣但梳以木為之櫛字又從竹複矣當從考工記作柳為是

菑傳同字

周禮居幹之道菑粟不迤沈重讀菑為恣四切又考工

記察其菑蚤不齟注菑謂輻入轂中也泰山平原呼所樹立物為菑聲如戢博立梟墓亦為菑菑蓋借字今文作倖又作剗史記不敢剗刃於公腹管子春有以剗耕夏有以剗耘注齊地謂物立地中為倖管子又謂戰士曰剗戰之寶

冒古與鋪通

冒古鋪字冒字從臼從日鋪時申時也說文申字從臼自束持之意吏以鋪時聽事申旦政也故臼與申字皆

從曰

饕餮

金臺田景延得古饕餮拱泉而垂腹羸其面而坐則人馬其下有若承盤者元裕之考定為古器無疑也

山谷論草書

山谷一帖云少時喜作草書初不師承古人但管中窺豹稍稍推類為之方事急時便以意成久之或不自識也余謂山谷豈杜撰者蓋自培植以教人耳

土字四音

土字四音土爰稼穡如字詩徹彼桑土土桑根之皮也
音杜自土沮漆地名亦音杜史記引詩宅殷土芒芒社
是土亦借作社也又字書土苴或作藪苴泥不熟也是
土亦通作藪

方物

易大傳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鄭玄注水火也至解樂記
則曰方謂行蟲也物謂殖生也孔穎達曰二注不同各

有以也方者行蟲有性識道理故稱方也羣分稱物者
殖生無生但一物而已慎按古之名方不見於訓詁但
字書有解穀蟲名𧈧𧈧見齊民要術又張有復古編𧈧
𧈧古只作子方是方為行蟲之原也鄭之解方為行蟲
蓋緣字之音生義頗亦僻左

文用韻

文心雕龍聲律篇云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
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宋詞

元曲皆於仄韻用和音以叶平韻蓋以平聲為一類而上去入三聲附之如東董是和東中是韻也

秦紀

史記始皇本紀後有低兩字一段班固漢明帝時所謂秦紀也其事雖略而其文法最古太史公所以謹錄之欲以互證而備遺也亦如酈生傳後又附酈生書之例今本作平頭刻不復低兩字人亦不知為何意也索隱注亦昧此惟魏了翁古今考僅存其說

賦比興

李仲蒙曰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

啞咤

俗語急疾頃刻曰啞咤字一作咄嗟晉書咄嗟而辦集韻作咋喈古樂府作咄喈今俗書詞曲作趲趲

否德忝帝位

尚書否德忝帝位注否不通言否之音義與不相通非

訓否為不通也昔年在講筵有講官面陳云否是不通的意思侍臣聽者多掩口退而戲之曰不通講官乃知專經守文之士其誤雖久而驟聞不覺之流猶得其真也

口字義

口字說文音圍象四周匝之形六書故以為府狼切與方圓之方同蓋方圓皆象形也淮南子云左畫圓右畫方論衡云方圓畫不俱成圓必作○形方豈不作□形

乎田從口會意開方之法出焉畫又從口會意画也者
画田之四至也唐人寫畫字有作画形者是其義也口
又作國商子書弱民口強口強民弱有道之口務在弱
民國字皆作口蓋古文倉頡所制也今文國從口又從
或或域同戈守口下一地也內口而外又口複矣且鯨
始造城倉頡上世豈有戈守口之事由此觀口一形而
三音方也圍也國也皆同形借用古文所以簡而括不
若後世之繁贅耳

古字軼與轍同莊子夫子奔軼絕塵而回瞠乎其後今
謬讀軼作逸遂失其義戰國策主者循軼之途注軼轍
同車迹也

戰國人名有董之繁菁董姓也之繁菁三字其名也複
名古之三字名始見此

孫子兵法兩軍相對曰和戰國策章子為齊將與秦軍
交和而舍又楚策開西和門注軍門曰和唐鄭愔詩戎
壘三和夕校文苑英華者不知其事改和作秋

晉符堅以應圖讖文改姓其字從草不從竹今多書作符非也符音蒲其音亦別又左傳崔符之澤杜預注符亦音蒲

左傳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杜預注廣音義與曠同廣莫猶言曠漠也風曰廣莫風門曰廣莫門音義皆如此

劉晝新論云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弧星樊噲感狼星其說皆出讖緯

史記封禪書注山阪曰衍周禮注下平曰衍左傳地名

有昌衍瓜衍戰國策地名有卷衍蒲衍水經注有杜衍
漢書有郿衍又水溢曰衍素問泉涌河衍鱗見于陸或
體作羨漢溝洫志河災之羨溢中國也尤甚易需于沙
衍在中也地理志有沙羨而音作夷蓋方言耳文之溢
辭曰羨文璧之溢瑑曰璧羨義亦取此又封禪書沕湑
曼羨曼羨即曼衍也因閱韻會衍字下引証未詳因疏
記之

宋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下一世人惟稱范文正公

書與樂毅論同法黃山谷謂才翁傲睨萬物衆人皆側目而文正公待之甚厚故才翁評書少曲董狐之筆耳山谷此評似非君子之言文正公字法實入書家之品才翁非佞語也王荊公字本無所解評者謂其作字似忙世間那得許多忙事而山谷阿私所好謂荊公字法出於楊虛白又謂金陵定林寺壁有荊公書數百字惜未見賞音者何荊公字法當時無一人賞音而山谷獨稱之耶才翁曲筆於范文正公不猶愈於山谷獻諛於

王安石乎

梁樂府夜夜曲或名昔昔鹽昔即夜也列子昔昔夢為君鹽亦曲之別名

空石解之精思不可謂之微司馬徽之坐忘祇可謂之馳

大字古音戴音塚而無一駕切者惟今音有之今之韻書二十二禡亦不收大字豈以為非古音乎予考淮南子宋康王世有雀生鷁占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以大

叶下古亦有一駕切之音矣惜乎作韻書者之不考也予作古音略古音餘二書於字之形聲多所發明而刊補前人者有一得之愚必有後世子雲知之耳

漢志川塞谿坎水澹池長澹音潭水溢也文選澹淡浮澹音潭淡音琰澹臺滅明亦音潭管子淮南子注皆音潭今誦文選者澹淡作一音雌霓謬呼久矣

賈誼鵬賦儻若囚拘蘇林音欺全反師古云蘇音是也南唐張泌辯之曰說文寔音渠隕切李善文選註寔囚

拘之貌五臣注窘困也其字並不從人惟孫強新加字
玉篇及開元文字有作儻然者皆音渠隕切疑蘇音誤
今宜從說文音余按此句漢書作儻若囚拘史記作攔
若囚拘窘當音渠隕反攔當音斯全反攔即今拴字也
史記漢書所見異辭當各從本文解之所謂離之則雙
美合之則兩傷也蘇蓋以史記之音而移之漢書宜其
誤而不通張泌辯之是也但不知蘇音之誤所由耳聊
為詳說之揚雄云一卷之書必立之師斯雖細事亦誠

難哉

論語文莫吾猶人也晉書樂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為文莫陳騭雜識云方言侔莫強也凡勞而勉若云努力者謂之侔此說甚異聊存之以廣多聞

今之云字乃負之省文秦誓雖則負然注負即云毛詩聊樂我負石鼓文君子負獵負獵負遊

廣雅曰夠多也音遘今人謂多曰夠少曰不夠是也文選魏都賦繁富夥夠不可單究五臣注誤音作平聲不

知夠究本文自協韻也

曹真有名駛號驚帆言馳驟如風帆也俗遂制颿字音義與帆同然亦贅矣

鍾繇字元常取咎繇陳謨彰厥有常之義也今多以繇音由非晉世說載庾公謂鍾會曰何以久望鄉遙遙不至蓋舉其父諱以嘲之此可證矣

揚雄賦鸛鵲蘇林音殄絹師古音弟桂字書云鸛鵲伯勞也蜀童謠有陽雀叫鸛鵲央之語雄蜀人用方言未

可知也審若是師古之音得矣

唐李嗣真論右軍書不同往往以變格難傳其書樂毅
論太史箴其體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
其容憔悴有孝子順孫之象逍遙篇孤鴈賦有抱素拔
俗之象皆見義以成字非得獨妍也嗣真所舉諸字
之目蓋皆右軍得意之筆然傳于石刻亦鮮矣太史箴
書譜尚有其目逍遙篇孤鴈賦並其目亦不知則右軍
之書蓋泰山一毫芒存于世爾

古書善字訓多毛詩女子善懷前漢志岸善崩後漢紀
蠶麥善收晉春秋陸雲善笑皆訓多也

古文安為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焉荀子安特將
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秦與
韓為上交秦禍安移于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安移
于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置質為臣其主安重
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或方言
耳又漢華嶽碑雲臺碑並以安為焉字

水經注載齊地掘得古冢棺前和有八分書驗文乃太公三世孫胡公之墓以此知八分書不始於秦矣余又按莊子云丁子有尾李頤注云丁字書寫皆作右波故曰有尾此又一證也余又嘗考之不止八分不始于秦小篆亦不始於李斯自五帝以來有之矣書契既作字體悉具科斗古文大篆小篆各有所用如禹刻岣嶁碑則用科斗宣王刻石鼓則用籀書如今之傳世文字也至于用之民庶媒妁婚姻之約市井交易之券則從簡

易止用小篆何以知其然也唐人錢譜載太昊氏金尊
盧氏幣其文具存與今小篆不殊余昔在京得太公九
府園錢近在滇得黃帝布刀其文悉是小篆乃知小篆
與大篆同出並用決不始于秦也如今人楷書亦有數
體有古字楷書有今字楷書又有一種省訛俗書同一
時也文人奇士多用古字官府文移通用今字吏胥下
流市井米鹽帳簿則用省訛俗字如錢作𠂔聖作𡇗盡
作𡇗是也由是例之推千萬世以上隆古之極未必悉

用科斗推千萬世以下世變之極未必悉用俗書也詳
著愚見以俟明哲

再考贊皇山中吉日癸巳字乃周穆王書其時代遠在
宣王之前然贊皇山石刻乃是小篆而宣王石鼓却是
古文籀書此又大篆小篆並用之明證也

史記庾死獄中注不明庾義按說文束縛捥拙為史史
庾古字通也

丹鉛總錄卷十五